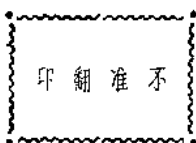


興安嶺的風雪



民國廿六年八月印



總發行所

代銷處

著作者

黎鞞巴巴
列
文以厚萊
等

售價
三
角

發行者
聯華書局

上海七浦路
恆慶里二十一號
聯華書局

本外埠各大書局

興安嶺的風雪

目次

鄰居·····	田軍(一)
花草的生長·····	靳以(二五)
寄押犯·····	林珏(三〇)
深淵下的哭聲·····	金三(三七)
奴隸隨筆·····	高潮(四三)
興安嶺的風雪·····	巴萊(五〇)
山西民衆的經驗·····	西水(六〇)
華南的一個小村·····	達之(六四)
罪民·····	陳毅(六七)

在黑暗中·····	辛勞(七九)
記家鄉·····	白薇(九〇)
高爾基在忒斯里·····	黎烈文(一〇九)
在門診間·····	徐勵(一一七)
軍中底中秋·····	艾羣(一二二)



鄰居

田軍

爲了一次旅行，又經過了我曾居留過的一個都市——那是靠海的。
「先生：許久不見了：我求求你……給我把墊子要出來……」
我到海濱去，正一面走着，一面眺看海平線外寧靜的掛着風帆的船，
和那別了快近二年，一些似乎熟識而又有些生疎的景物……中途上，一
個人這樣攔住了我。

「唔：你是朱……」我認識他，他是我的鄰居。

「是我：先生：你還認識？」他說話是用很低啞的聲音，柔軟的笑着，躬下着身子，似乎要把臉貼到我的臉上。

「你現在作什麼呢？」我看着他那狹窄的三角形瘦瘦的臉，每顆棕色的麻子，單薄的鼻翅……那不正規形的有點斜視的小眼睛，起着旋

鬚的短眉毛和黃板板的牙齒……似乎一如二年前。

「我現在拉車：先生：請你給我把墊子要出來：」他說着指一指路那面一個黃衣服白纏腿的正用着一柄小棒指揮着交通的警兵說：「就是他把我的墊子拿了去的：放在那個小屋子裏：」他又指一指建築在兩條街分岐點，一塊尖形的地上的玩具似的小屋子說：「就在那個小屋子裏……」

我認清了那是個警察派出所，我說：

「我怎能成呢？我不是個有勢力的人……」

「能成：你就說我是拉你來的，在這裏等着你……現在你要回去了：他們對於「先生」們總是給點面子的……」

我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褪色的黃短褲，缺袖小褂，舊藍球鞋，沒有襪子……這怎能像個「先生」呢？
「呢這和我這位隣居的裝束是沒有大差了。幾乎也不像能夠坐車的人。可是爲了他的鼓勵，我終於走進那個玩具似的小屋子去了。我按着他所教導我的，向那個警察說：

「對不住：這個車是在等我的：請你把墊子還給他：我要回去了。」

「你是那裏的？」那個高個方臉的警察從頭上看到我的腳，又從腳上看來，我的臉感到一點燒了，心的跳動也不大平均了，但是我却鎮靜的說：

『我是××學校的。』

『這車：真是等你的嗎？』他不在看我了，眼皮垂下去，從地上堆疊着的幾個車墊子之中檢出一個墊子來，遞給站在我身後的那個隣居說：

『下次……記着……』

『謝謝。』我向那個警兵說謝謝，他並沒有作聲，祇是低垂着頭，繼續記錄着什麼。

『這畢竟還是中國警察呢，上海租界和別的地方租界：是又不同了。』

在我和那位隣居分別的時候，我說。

『先生：你幾時來的？』他紅着臉，把墊子上的塵土敲下去，一面安置在車的坐位上，一面說：『先生：你要到那裏去？我拉你去吧？』

『不——』我笑着向他搖一搖手：『我就到這裏的海濱……』

二

二年多以前，我曾在這個島上住居過四個月多一些。我住居的那所房子，是在幾條路交岔和收束的地方，地勢很高，近乎一個山脊上。從我的窗子，或是倚在院外的石欄上，就可以看到海，並且還可以看到兩面的

海；對面就是一列翠茸茸的山。一個山峯上面，建築着一所石頭的房子，我常常也注意到那房子旁邊，一隻旗桿上面常常變換者的旗——那是報告天氣的信號而限制着船舶的進口。

從早晨到黃昏，是一貫的叮叮噠噠，响着一些石匠們琢打石頭的聲音。那聲音似乎是從每顆樹的梢杪所發出的人是被那些綠綠的樹的茸毛們遮沒了。我也常常留心到那些式樣很刁巧，每所不同的房子，每天在生長着……

一個老婆婆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是住在我們左面一所小房子裏。一個近乎二十六七歲的女人和一個野頭野腦的十五六歲的姑娘。還有一個很大腦袋的近乎三歲的常常要抱在那個姑娘身上的男孩子，是住在我們的樓上。爲了他們早晨晚上作『禱告』並且還常常有一些奇怪服裝的——白頭巾，浪費的黑大衣，像一些山鳥鴉似的——女修道士們和臉色像泥糊的，眼光癡呆，嘴唇愚蠢的拖張着，穿着蠢笨的黑裙黑衫，蠢笨的鞋子：一拖一拖的，像在夢中行路似的『貞女』們來往，我也就知道我的隣居們全是『聖徒』了——愛着人和上帝的人們。

『她們的脖子後的髻兒還留着哪！』在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貞女』時我向我的愛人說。

『這真是罪惡爲什麼一個人：會被他們泡製得這樣愚蠢啊！看，那還有人的靈魂麼？祇是一塊肉！一塊能行動的，已經不是一塊新鮮的肉了。』她嘆息着，用眼睛送着這每塊肉，爬走着到樓上去的背影，沒有聲音。

的邁着每條石梯。

朱那時候雖然也是我的鄰居，但是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因為他是住在我們的後面。

『你賣的是什麼？我餓了，正好！』從後面走出來，手臂上墜掛着一個很大的白色樹條的筐籃。從那裏面蓋覆的布墊上，輕輕的還在發散着蒸汽。我猜想他一定是賣什麼吃的了，因為他每天是這個時候從我們的門前經過，每天從那大筐籃裏面有輕輕的蒸汽飄散着，不過平常我却沒有注意到牠。

『包子：先生：這是賣給苦力和車夫們吃的：』他笑和說話的時候，好像有一把眼睛所看不見的簾子在咬絞着他，是那樣的不自然。同時他邁着遲疑的脚步走近我，又遲疑的把那灰色的——原來是白的——布墊掀開，還說：『這是賣給苦力和車夫們吃的……』

我買了五個包子吃了，但是我也沒有特別注意過他，因為他也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一次我們預備第二天早晨吃，第一天晚間預備了二角錢的肉，怕臭了，就懸掛在門外。可是早晨肉不見了，於是我們就疑心，也許是那個賣包子的人給拿去做了包子。因為他的像貌生得是那樣的不起眼，窮，又是個賣包子的人：在快近晌午的時候，和每天一樣，筐籃掛在一條臂上，從筐籃裏不斷的輕快的飄騰着白汽，我又叫住了他：

『賣包子的——』

「啊——先生。」這次他完全不遲疑了，受了驚恐似的幾步就走到了我的面前：「還要吃包子吧？」他不等待我開言，已經把那個布墊揭開，那每個肥白的大包子，一個壓擠着一個，像要跳躍起來似的，在我的面前顫動着，人的喘息似的冒着汽。

「五個——你的包子是什麼肉的？」我隨便檢了一個送到嘴裏。

「猪肉的：先生：和前回一樣：」他把那蓋墊蓋好了接着說：「夠了麼先生……」雖然自從我一見到他，他就是軟柔的笑着，如今他却笑出了聲音來，許是看我吃得快了的緣故。

我們丟的是牛肉，他的包子是豬肉，我知道這是誣猜了。爲的要證明這肉是怎樣沒的，我們又懸了一點肉在較高的地方，使貓和人全不容易夠到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發現了，偷了我們的肉是貓，不是人。那是正當我從屋裏走出來，因爲脚步輕一些，一隻白皮毛的大貓，正蹲坐在窗台上，眼睛亮着，微微側着頭看着那塊懸得過於高了的肉——也許他已經在那裏等待牠的機會，思量地坐過了一夜——我向牠拍了一下手，同時大聲的笑着：

「Haha……還是你呀？」

貓穿過牆頭跑了，我們大笑了一場。

從此我每一看到那個賣包子的隣居經過，更是他那樣無有改變，無有企圖似的微笑，這使我自己感到

了一種卑污：

——爲什麼我要猜疑他會偷了自己的肉呢？

這是一種缺陷，存留在自己的心裏。爲了要把這缺陷填補起來，每天要買他五個包子吃。久了，即使我不叫他，他也要走近我，並且說：

『今天要吃吧？將出籠的：先生。』在他無論每一句話，總要帶上『先生』兩個字。久了，我對於他那不端莊的面貌——不正的眼光，棕色的天花斑，旋鬚的短眉毛，尖角形的臉幅和那沒有鼻樑，而鼻翅又是那樣貧薄，黑黑的顯露着鼻孔的鼻子——全似乎忘記了。只有他那柔軟的微笑，總像一朵春天的花似的開在我的記憶中，而且輕輕的在搖曳。

『爲什麼不賣包子了？』

『天太熱了，人不大喜歡吃包子了——要吃西瓜嗎？先生。』

一天他的臂彎上沒了那個盛包子的篋籃，肩頭上却添了一條扁担。扁担的兩端墜了兩個盆似的不甚大的筐，每個筐裏放着三個不甚圓也不甚大的西瓜。

『這西瓜不像好的：』我隨便拍一拍那其中的一個西瓜說。

『對了，這是不大好的，因爲賣給車夫和苦力們，太好的也是賣不出：先生要吃好的：我可以替你在

瓜市上買一担來……」

『不罷。』我說。

接着他常常變換着販賣着各樣的東西——不好的梨，爛了的桃子……——他說他唯一的主顧就是修房子的苦力和車夫。有時我也許問問這些東西的價錢，或是擇選着企圖買幾個，他總是攔阻着我：

『不要買這些吧！吃了要生病……這是賣給苦力人們吃的……他們貪便宜……好的不肯買……』

有時候，在他的身後也許跟出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來。毛着兩條小辮子，有時拖着一隻太大的女人鞋，有時也許完全赤着腳，褲子和小衫露着各樣各式的洞。我知道這是朱的女兒。後來我也知道了那個纏腳的紅鼻子尖的女人，就是他的老婆。她是常常給樓上那個大額頭，細眼睛，牙齒不整齊，長下巴，說話的聲音尖銳狹窄得總像戲台上唱『小旦』道白似的那個女人抱孩子。那個孩子的頭是前後突出着，像一個橫生的冬瓜似的，也是小眼睛，祇是兩道小眉毛却和朱的眉毛很相像，短短的有着小小的旋鬚。

『那個孩子是樓上那個女人的吧？』我問着紅。

『是的。』

『爲什麼不大相像呢？倒很像朱。』

『你爲什麼管這些閒事呢？』

「不是管閒事：不過隨便說說：樓上那個女人的男人怎麼總不見？」

「聽說一年前去上海了：至今沒有音信。」

樓上的那個女人開始學唱京戲了。每天夜裏我從報館回來，遠遠的就可以聽到那細細的，音調不大正確的嗓子，和着胡琴，和着那山脚下海水拍着堤岸和岩石的寂靜而單純的聲音，和着那嗚：嗚：信號笛沒有休歇的牛鳴似的聲音：悠閒而又有點哀怨的飄蕩着。而夜間當我要靜下來作點什麼，那繼續不斷的禱告聲，又輕輕的從後面送過來了。起始數落的語句，也還能聽清那是在禱告，接着那就是哭聲。夜越靜，這聲音也就越清切；好容易盼望這聲音靜了，而早晨，在人還沒有醒的時候，那個門邊小房子裏的，夜間安眠得很早，有着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老婆婆，又在禱告起來了。這使我不能耐煩下去了，向紅說：

「搬家罷。」

「她們煩擾了你搬家是很麻煩的：我很愛這地方：可以兩面看海——她們全是很善良的：更是樓上那個女人：她是很可憐！」

「她穿得很漂亮，每天吃飽了就唱戲：又有了環支使着：她有什麼可憐呢？只是缺一個男人，那隨便尋一個好了，那也值不得每夜哭着禱告上帝……」

「人不是像你說得這樣簡單：無論什麼樣的人：他總是有苦痛的：只要他有靈魂！」紅說。

「我却有點不大了解這樣人的靈魂；她們的苦痛也許是開得太膩了……」

「你這人！」她有點激奮了；我却是笑着的，摸着我的嘴唇上面新出的小鬍。她說：「她說她們樓上的一間房子——比我們這間更好，就是我們頭上的這間小樓。——現住的人家要搬走了；她希望我們搬上去，房錢由我們定；隨便給她多少全可以。」

「我不同意；我不想找誰便宜；我要搬出這個院子去。」

「爲什麼？」

「我憎惡她，更是那鬼哭似的禱告聲……」

「她是可憐的；我很同情她。」

三

秋天來了。接連的落着雨我已不常看見朱出現了。所有的人們也不再在院中集合了。那個北京的老婆婆手裏的芭蕉扇也不再在手裏，有必要無必要的搖擺了。天氣一天也比一天顯得森涼。從海面吹過來的風也顯得兇猛，擊碎在礁石上的浪花們，也漸漸白而且高。樹葉們漸漸變得沈鬱陰黑，有的也發了黃。

「房東又要建築一所新的樓房；時才後面建築工人們和那個朱爭吵起來了。」

我從街上回來，一面解脫着身上的雨衣，紅向我說。她說的時候，嘴唇神經質的顫動着，臉色更顯得蒼白，兩隻大的眼睛完全睜開，在下臉臉的上面還堆積着一條條淚，輕輕而急速的閃着光，只要誰碰一下，那就會碎落下來。我笑着扯過她的兩隻手：

『你爲什麼弄得這個樣子？』

『不，這簡直不是個人的世界——』他的淚終於是一些小動物似的連爬帶滾的逃離了她的眼睛。

『爲什麼又發這樣大的感慨？又弄得這個樣子？』

她把一隻手從我的手裏抽出去，擦着自己的眼睛說：

『你知道吧，那個朱他們是住在那裏？』

『只知道他是住在我們的後邊，不知是住在那一間房子裏。』

『那裏來的房子？只是一個。別人夏天乘涼用的亭子，用草作起牆壁來的。』

『亭子怎麼樣呢？』我把她的那隻手也鬆放開，在地上走了兩步，從窗口看一看那發着灰黑色的昏昏暗暗的海洋，山，山腰中間幾處正在建築中的各式各樣的樓房，工人們在那架起來的骨骼似的跳板上斑點似的活動着；石匠琢打石頭清朗的錘砧聲，和着那雨聲，起着協奏似的飽和的響着。接着問了一句：『亭子怎麼樣呢？』我的眼睛還是停止在窗外的各項景物上，更是那海；正在建築中的和那些尖尖巧巧紅頂的已經建

築好了的樓房——烏黑鯨魚背脊似的每條柏油路，經過雨水濕潤，蕩漾着油樣的光。

「房東要在那塊地上建築了，他們要馬上就拆掉那草亭……」

「那塊地方並不大，能建築什麼呢？除非……」

「他們還要在那地方建築一所小樓預備自己住……」

「這些房子和樓還不夠自己住麼？」

「這是爲的租錢啊！」她好像不大耐煩和我討論這些了，自語着說：「怎麼辦呢？下這樣的雨……」

「那麼他就任他們拆麼？」

「不任怎麼樣？地皮是房東用錢買的……他們會教工人自己拆……並且把吃飯的盆碗全給摔碎了。」

「如今呢？」

「如今他們……在白太太——他指的是那個唱京戲的女人——的院子裏，臨時搭了一個小席棚。」

「白太太不是還有閒房子麼？爲什麼不讓他們搬進去？」

「那怎能夠呢？白太太的屋子怎能住他們呢？她是愛清潔的人……」

「她不是信「主」的人麼？耶穌不是吩咐她們無論對什麼樣的人全應該「博愛」麼？平常來他們全

家還在作着她的奴才……」

她不言語了，我笑着又添搭了一句

「她把朱他們搬在一起，她的靈魂就得救了：應該不再痛苦了。」

「我等待你回來，以爲你可以想個辦法：那怎能成呢？一個儘用些破板破簾子搭的棚，三個人住：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晴……你却和我扯閒話……人真是沒有憐憫和慈悲的動物……誰全是一樣……」她說着嘴唇又開始在抖動了，眼睛也開始了浸濕，我說：

「我沒有憐憫也沒有慈悲……我不是「耶穌」也不是「佛」也不是牠們的弟子……我們這院子裏不是放着好些「聖徒」麼？他們應該履行他們「主底教訓。」」

四

我們爲了一件事爭執過了，我常常還是依從了她。不過我也常常喜歡在沒有依從之先，向她開一開折磨的玩笑。直到她認真激動起來爲止。——這一次我還是依從了她，把朱他們搬進了我們一間廚房。雖然那廚房只有一個門，沒有窗，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個不甚大也不甚乾燥的水門汀鑄成的方窠洞，但是雨水是不能透進來了。

在我幫同朱搬動着他的幾片木板和一些破爛傢俱的時候，白太太也站在她的房門前，那個老婆婆也